

龙先兰“成名”史



龙先兰(左一)和吴满金(左三)婚礼现场(2017年1月摄)

他是孤儿。原本，他有一个完整的家庭：父亲，母亲，还有一个妹妹。但从他十二三岁起，不幸一个接着一个。先是母亲改嫁，她实在无法忍受爱喝酒、爱骂人的丈夫，儿子多次哭着劝她别走，可没能改变她的去意。1年后，父亲病故。又过了2年，妹妹意外溺亡。

母亲离去，龙先兰成了“野孩子”。父亲去世后，便彻底没有了管教。失去妹妹，他的世界一片灰色。他开始封闭自己，也在伤害自己。十六七岁的孩子，在贫困线下。

母亲离去，龙先兰成了“野孩子”。父亲去世后，便彻底没有了管教。失去妹妹，他的世界一片灰色。他开始封闭自己，也在伤害自己。十六七岁的孩子，在贫困线下。

村里人都知道，他心里苦，可怜他，又气愤于他破罐子破摔的样子。

许多村民躲避他。提起他，有些人就摇头，村干部就头痛。

2014年，村“两委”决定，集中使用产业扶持资金，发展猕猴桃产业。他对一些村民说：那是骗人的，上级拨下来的钱，都让当官的吞了。气得村党支部书记差点和他动手。

龙先兰啥都不怕，因为，他啥都没有。

“我怕醒过来，一醒就烦。为什么我的命这么苦？为什么我没人疼没人爱？”龙先兰说，“那个时候，我是一堆烂泥，一文不值。”

正名

龙先兰闯进会场，副省长让他带路，到家里看看。屋顶多处瓦片破了，雨水漏进屋子，砸出10多个小坑，地面上长满青苔；碗筷、衣服、鞋子、袜子堆放在一起。

看了一圈，副省长说：“小伙子，你身强力壮，长得这么精神，为什么没有饭吃、没有老婆？我给你找到原因了。因为你懒。”

副省长特意嘱咐扶贫队队长龙秀林：像这样的重点人物，要重点关注。

扶贫队5名队员和5户生活最困难、工作难度最大的村民一一结成了对子。龙先兰成为队长的帮扶对象。

龙先兰时年27岁，在当地人眼里，早就到了该结婚的年纪。当时，全村有30多个“光棍汉”，扶贫队把他们的“脱贫”“脱单”问题一块放在了心上。

2014年，重庆秀山县一个女子嫁到了十八洞

村，她有个表妹，也愿意嫁过来。龙秀林就想把龙先兰和她撮合撮合。本以为小伙子比较帅气，又点了头，事情会八九不离十，没想到被女方拒了。媒人传回话说，女方嫌他又穷又懒，还没有父母。

龙秀林一听来了气：“谁说他没有父母？我的父母就是他的父母，我就是他的大哥！”

这话，龙先兰听到了，但他一点也不相信，觉得龙秀林只是随口一说。

当年除夕，龙先兰跟着龙秀林到了他父母家，一大家子人，都把他当成自家人，热热闹闹吃了团圆饭。临走，龙秀林的母亲还给他带上二三十斤腊肉、香肠，又硬逼着他收下1000块钱红包。

龙先兰流泪了，跪在地上给老人磕头，多年来第一次喊了一声：“娘！”

村里人很快知道，龙先兰是扶贫队队长的兄弟了。他感觉到从未有过的压力。

在扶贫队安排下，龙先兰和几个村民到当地一家农校学习养殖、种植技术。他是学习最认真的学员。学习完他想创业，但没有本钱。还是龙秀林出钱，帮他在县城租了一处农贸市场的门面卖鱼，但生意做了1个月，就坚持不下去了。龙先兰着急，又到长沙等地打工。直到有一天，他接到龙秀林的电话：“回来吧，学习养蜜蜂，这个可能适合你。”

十八洞村群山环绕，蜜源多，质量好，但村民不

会养蜂。龙秀林牵线，让龙先兰跟着外地的养蜂大户学习，又协调贷款2万元。靠养蜜蜂，他赚到了“第一桶金”：5000元。

“开始那一段真不顺利，但不管什么事，只要我想干，大哥都给我出主意，支持我、帮助我。”龙先兰说。

美名

“孤儿不孤全村个个是亲人；贫困不贫苗乡处处见精神。”

龙先兰家门上大红的喜联，从2017年年初成婚那天起，一直挂到现在。

扶贫队进村后，发动村民搞特色种植、乡村旅游、劳务输出、茧绸……全村人的日子都在一天天变好，“光棍汉”也在陆陆续续“脱单”。

2015年下半年，扶贫队组织了一场相亲大会。龙先兰不爱说话，又没有才艺可展示，一口气做了18个俯卧撑。邻村姑娘吴满金动了心，两人当场牵了手。可姑娘的妈妈知道后，坚决不答应。她的娘家是十八洞村的，了解他的底细。

龙先兰很受伤。龙秀林劝他：“你现在是能赚点钱了，但你原来那些坏毛病一年半载能改掉？人家不相信，可我相信你。你把姑娘的妈妈知道后，坚决不答应。她的娘家是十八洞村的，了解他的底细。”

龙先兰、吴满金的婚礼是一场十里八乡都不曾有过的热闹婚礼。县里领导、扶贫工作队、全村人都

来道喜祝贺。看着满脸幸福的一对新人，不少老人直抹泪。谁也没有想到，这个可怜又“扶不上墙”的孤儿能有今天。

2016年，十八洞村脱贫摘帽，成为“明星村”。龙先兰浪子回头，成了新闻人物，多次登上荧屏和舞台。许多人希望听到他的故事。

目前，养蜂是龙先兰主要收入来源，每年毛收入在40万元左右。2019年，他在县城买了新房子，之后，又买了吉普车。

去年，龙先兰在村边峡谷里建设了一处游泳池。受疫情影响，当年收入只有几万元，但通过旺季时1天1000多人的客流量，他仍然看好这个新项目。

“冬天要有冬天的事做，夏天要有夏天的事做。”龙先兰说，“我现在有女儿了，能多做一点就多做一点。”

去年3月，龙先兰当了父亲，女儿取名龙恩思。

如今，儿时的伙伴都羡慕他、佩服他，羡慕他的幸福日子，佩服他积极向上的精气神。

2020年，十八洞村人均收入增长到18369元，是2013年的11倍。“光棍汉”脱了贫，绝大多数也脱了单。在今年召开的全国脱贫攻坚表彰大会上，十八洞村获得“全国脱贫攻坚楷模”荣誉称号。

村党支部书记、村委会主任施金通说：“十八洞是精准扶贫的‘示范’，也要力争成为乡村振兴的‘模范’。”（据新华社报道）

奋斗百年路·启航新征程

刘义权：军档收集第一人

刘义权这一生，做了三件事：扩充和建设我军档案资源体系，制定形成军队档案收集工作制度，为中美军事交流作出积极贡献。

这三件事，刘义权用一生在谱写。

刘义权，四川德阳人，1968年入伍，原解放军档案馆馆员，被授予“全国优秀共产党员”等称号，获得解放军档案馆专业最高奖——“兰台奖”特等奖，被誉为“军档收集第一人”。

从事档案工作38年，刘义权的脚步遍及全国300多个县市，征集和接收了83万多份我军历史档案，涵盖我军建设与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，涉及党领导武装斗争和军队建设的方方面面。其中有毛泽东、周恩来、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手迹，有各个时期的作战文书、命令，有红十三军、红军平汉线游击队等红军零散部队的档案珍品等，大大扩充了我军档案资源体系。借助这些档案，查找

出近万名我军失踪和牺牲人员下落线索。

多年同档案打交道，刘义权意识到，要做好档案收集工作必须从制度上探索体系建设的有效办法。为此，他主笔起草《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接收文书档案细则》，内容涵盖档案接收工作各个方面。

这是我军第一个系统规范军队文书档案移交、接收工作的法规性文件，对档案工作的规范化制度化建设产生了重要影响。

中美两军档案合作拉开序幕时，刘义权已经退休。因具有查询我军失踪和牺牲人员档案的经验，他被返聘为中美军事档案合作办公室专家成员。

这期间，刘义权被确诊为直肠癌晚期。得知病情后，他对馆里领导提出的唯一要求是不要声张，他要把剩下的档案全部查完。“我是个唯物主义者，

对生死看得很明白。”刘义权说，“如果我累死了，那也是我愿意的。”

经过两次手术后，刘义权又坚持工作了8个月，完成5000多份档案的查阅。查找出的涉美档案信息，对美方查找朝鲜战争前后失踪人员下落提供了重要线索，推进了美方战俘和失踪人员的搜寻工作，为推动中美两军务实

性合作作出了贡献。

2010年1月28日，刘义权病逝。社会各界纷纷通过各种途径和不同形式，表达对他的敬重之情，也永远铭记这位“军档收集第一人”——“他置身于浩如烟海的档案库，一条板凳、一张桌子、一把放大镜、一双白手套，陪伴了38年。他用献身式的拼搏，坚守平凡，创造非凡。”（据新华社报道）

为了民族复兴·英雄烈士谱